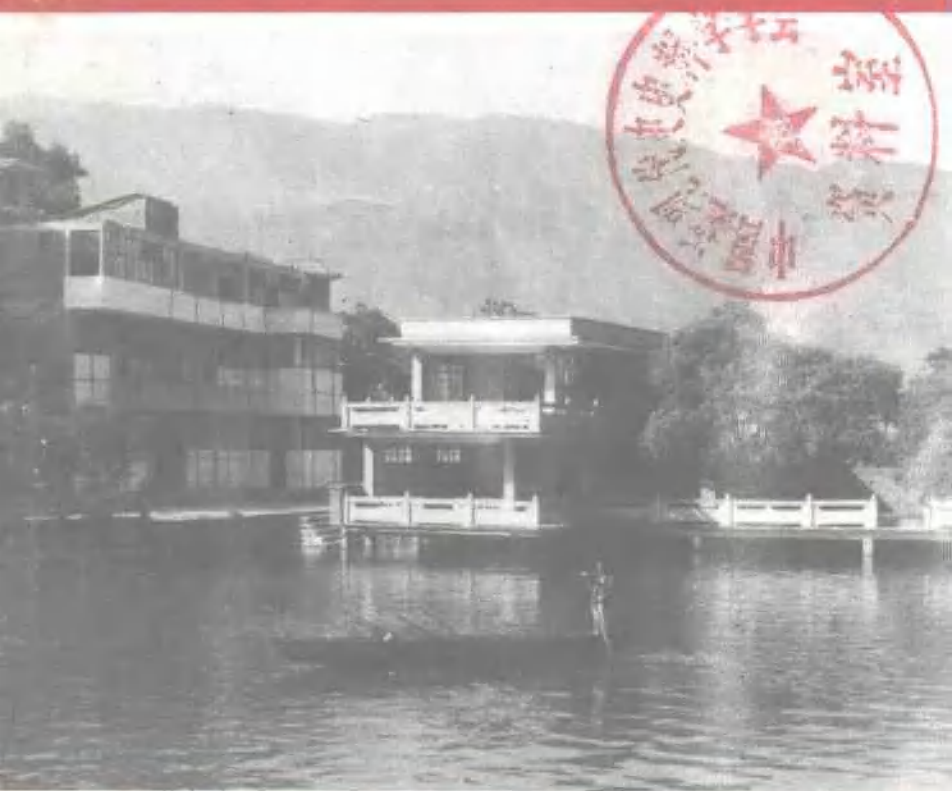


2512

红河县文史资料

第二辑



政协红河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红河县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红河县委员会
文 史 资 料 委 员 会 编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本 辑 编 委 名 单

主 任:钱富良

副主任:张思文 张智民

委 员:朱志才 白永朝 杨昌兴 刘登品 白拉斗
白石柱 黄世荣 石红谦

本 辑 编 辑 名 单

责任编辑:白永朝

编 辑:石红谦 杨昌兴 黄世荣 王维昌 李光望

校 对:杨昌兴

封面设计:邵泽祖

目 录

台儿庄战役回顾·····	肖文科(1)
押收军米款·····	杨景贤 (5)
忆猪街伏击战·····	廖学明(8)
妥贖“民众识字班”的前前后后·····	王维昌(12)
我打入国民党裕泰乡公所的经过·····	张文道(18)
回忆“元南”大队的建立·····	李善增 (21)
	黄贤才 白相
“元南”大队中的彝族小分队·····	白贤斗慈 口述(24)
	黄世荣 整理
掩护朱普等几位同志脱险记·····	简志孝(31)
与匪首杨桂森谈判始末·····	李光望(35)
“元南”地下革命武装的第一仗·····	张文凯(38)
朱乡长 我们的楷模·····	唐朝君(40)
浪堤和谈·····	杨有文(42)
红河“老区”征粮、镇反纪略·····	李光望 王维昌(45)
浪堤阻击战·····	高树鹏(50)
争取团结徐维明的回忆·····	刘 建(52)
红河护乡团生活片断·····	徐绍庭(55)
红河县入民政权建立初期概况·····	杨 力(61)
红河“老区”血的代价·····	李光望 王维昌(70)
红河县征粮队的战斗岁月·····	王存厚(72)

两次迤萨保卫战	刘朝英(76)
纪念洛斗烈士	王存厚(87)
哈尼族吃扎扎节	陈瑞麟(89)
红河彝族尼苏人丧葬习俗	龙保贵(92)
奕车人的婚姻	黄世荣(104)
奕车席子	陈光庭(114)
红河县彝文古籍的收藏与分布	龙保贵(116)
迤萨历代建筑略考	杨礼贤(126)
西山公园今昔	杨礼贤(130)
迤萨匾额楹联集锦	杨景贤(133)
旧社会迤萨婚丧习俗	杨景贤(140)
迤萨妇女解放史略	杨景贤(145)
红河彝族取名习俗	黄世荣(149)
车古彝族杨氏私塾沿革	杨宝德(157)
迤萨小学纪实	杨景贤(161)
何望霖首创迤萨女子小学	杨景贤(170)
迤小两次赴元江县城会考琐闻	杨景贤(172)
抗战时期的迤萨小学	杨景贤(177)
迤萨边疆中学的来龙去脉	杨 力(179)
李善增小传	李光望 王维昌 杨昌兴(184)
毛阿卑传略	毛佑全(188)
孙国贤事略	陈光庭(192)
哈尼山寨鲁初村的文化奠基人钱大有	陈光庭(194)

彝家启蒙教师杨家学…………… 陈光庭(196)

武易保事件…………… 赵景尧(199)

迤萨赌博与孔开甲暴行 …………… 杨逸溪(201)

周彭年血洗阿期瑶寨 …………… 李善增(210)

名为禁烟 实为抢掠…………… 陈光庭(212)

哈尼族农民赶走国民党乡长孙华林…………… 陈光庭(219)

迤萨、浪堤、安品公民自治促进会始末 …………… 李善增(222)

王进福

驱逐国民党裕泰乡代乡长的经过…………… 张文道等口述(226)

李光望 整理

垭玛乡农场村名的由来…………… 李申俭(228)

迤萨铜矿厂史话 …………… 杨礼贤(232)

红河侨乡纪事…………… 杨 力(235)

迤萨商业发展简史…………… 李扶众(251)

红河县发现圣旨…………… 杨伟贤(256)

红河县民族团结的中心——迤萨镇…………… 赵景尧(259)

台儿庄战役回顾

肖文科

1937年“七·七”事变后，云南仅有的六个旅全部调到昆明待编。蒋介石任命卢汉为60军军长，下属三个师，即182师，师长安恩溥；183师，师长高荫槐；184师，师长张冲。每师下属两个旅共四个团，全军共12个步兵团，加上军部直属炮兵旅、工兵团、辎重团、通讯团和警卫团共五万余人。

同年9月初，60军从昆明出发，经贵阳至湖南长沙，历时约一个月，每天步行55公里，完全露营，未住过民房，行程艰苦。部队到长沙后，上级命令60军暂留长沙，协助当时的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对长沙地区的伤兵进行整顿。当时长沙地区的伤兵约十多万人，纪律松弛，不接受医院的约束，连治安机关的干涉管教都不理睬。买东西不给钱，看戏不买票，调戏妇女，成天成群结队到省政府大吵大闹，使省政府都不能正常办公。经过一个星期的整顿，特别对调皮的伤兵就地处决了几个以后，情况有所好转。任务完成后，部队乘火车到了武汉，照样又被留在汉口。因武汉地区的伤兵还比长沙要多几倍，情况比长沙严重得多。经过大约两个星期的整顿，也处决了少数调皮的伤兵后，社会秩序逐渐稳定。当时武汉一带的老百姓评论说：“如果不是60军敢于大胆整治，不知武汉地区的伤兵要闹出多大乱子。”在武汉的两个星期里，我们真辛苦，不

分白天夜晚,以一个排为单位轮流巡逻,维持治安,受到老百姓的赞扬。后来从武汉乘民生公司大船出发到江西九江市后,我们184师驻在庐山北麓的星子县。两个星期后又到德安县,那年的春节就在德安过的。过完春节,部队乘火车沿南浔线到了南昌。在南昌驻了几天,补充了一些轻机枪和手榴弹,领了一部份被服装备。全军当年7至9月的薪饷已在昆明发清了,但在南昌又领到七、八、九三个月的中央饷。不但领到双份,而且比在云南每月发的多出一倍。部队里有的疑惑地说:“我们60军很可能被纳入中央体系了,不然的话,为什么要给这么多钱?”这时蒋介石派了位陆军上将刘主任到60军,介绍了上海战况,并鼓励我军要鼓足士气,打一次漂亮仗,我等候你们胜利的消息。从他的言谈中,我们才明白发双饷的意图。

1938年4月初,全军在河南和山东交界的商丘车站下车,由此出发到台儿庄这段路已经是战备行军了,随时都可能与日军遭遇。部队临近台儿庄,看到友军41军、74军和暂编第5师据河防守,台儿庄早被敌人占领。卢军长一到,就立即召集旅长以上将领军事会议,研究如何作战的问题。研究结果认为,据河防守肯定被动挨打。为了争取主动,建议41军及74军靠向两翼,将台儿庄的正面让给60军。作战方案决定后,当夜由工兵团搭了三座浮桥,以184师为主力,负责拿下台儿庄以东的车辐山;182师负责拿下台儿庄西面的禹王山;183师为预备队。命令下达后,184、182师同时向日军发动猛烈攻击,卢军长亲自过河督战。经过一夜的激战,台儿庄两翼的车辐山和禹王山全部被我军夺回,台儿庄全部被我军钳制,敌人已无力抵抗。从发动进攻至台儿庄宣告大捷,只用

两天时间。敌军失利后，其主力部队板垣师团、机谷师团、土肥原师团全部向枣庄方向溃退。我军 183 师在担任预备队时，因无反坦克炮，用人带手榴弹爬上坦克和日军搏斗，平均要牺牲 50 人才能摧毁日军的一辆坦克，付出的代价相当大。后调战防炮到 183 师后，才解除坦克的威胁。这时战场形势完全从有利于我军转化，我军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60 军在台儿庄打得很出色，曾获得当时蒋介石嫡系部队的一致公认。初到台儿庄时，卢军长要友军向两边靠，让出正面给 60 军为主攻部队，友军认为 60 军吹牛皮，说大话。台儿庄攻克以后，在事实面前友军佩服了，讽刺话也没有了。当时我是排长，任务是攻占台儿庄以东的李家圩，占领李家圩后要守住这一阵地。李家圩是敌人坦克装甲出入频繁的地方，每天要向我们发起好几次冲锋。在此打了 28 天的仗，全排 67 人仅剩下 17 人，我自己也受伤，后才把全营剩下的人缩编为一个排，剩下的两个干部后已提升。在这次战役中，60 军的功劳很大，付出的代价也大。全军 5 万多人，只剩下 1 万余人。在战斗开始前，蒋介石派了德国和苏联两个炮兵顾问团，负责指挥炮兵。德国顾问团团长是鲍尔炮兵中尉，苏联顾问团团长名已记不清了，他们都干得很出色。

台儿庄战役的最高指挥官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下属有汤恩伯集团军、孙连仲集团军和张自忠的率军，其他军团我也不清楚了，60 军属孙连仲指挥。在这次战役中，张自忠军长壮烈牺牲，我的旅长王炳章负重伤，我们团的团长、营长和很多连排长都壮烈牺牲了。

这次战役的作战范围是山东、安徽、河南三省。日军攻击目标是徐州，台儿庄是徐州的外围。60 军的作战任务是七

天，七天的任务完成后，李宗仁看到 60 军伤亡太大，准备派部接替我军休整。但卢军长认为战斗太紧张，日军的反攻力量还很强，怕换上友军不利，可能把已争取到的主动变为被动，因而一直坚持了 28 天，待日军锐气已逐渐消失，我军才被撤换下来。这次战役，日军的伤亡比我们还要大得多。胜利的战报传到全国各地后，举国欢腾，欢庆台儿庄大捷。但在一片欢腾之后，又出现新的情况，日军不甘心失败，从南京、上海和其他地区调集两倍于我的兵力，将我第五战区部队的归路截断，形成了一个包围圈。这时整个战区的部队只有突围，才是上策。李宗仁乘飞机走后，部队失去指挥，出现各自保持实力，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混乱局面。在突围中，友军之间还发生了误战，造成不应有的伤亡。

台儿庄战役后，60 军所剩 1 万余人，由张冲率领从安徽的鹿邑、亳州方向安全地撤到河南信阳。后有两个师长回云南带新兵，卢汉军长升为 30 军团的军团长，后改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三个师长都升为军长，全军所剩下的官兵都被提升。在这次突围中，德国顾问和苏联顾问都没有离开突围部队，随军撤到信阳。撤退时，我们把所有运到前线的军需物资，弹药、汽油、粮食等，都浇上汽油全部烧毁，走了几十里还可听见爆炸声。台儿庄失守后的第二天，徐州也相继陷落，我亲眼见到从南京、上海撤出的大学生和鲁南苏北的难民，成千上万、颠沛流离，凄惨万状。当时我虽是伤员，但见同胞流离失所的惨景，也流下了同情泪。突围后，我被送到后方医院治疗。这是我参加台儿庄战役的一段回忆片断，如今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押收军米款

杨景贤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当局，一面压制民主，摧残爱国人士，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一面借抗战之名，到处抓兵派款派粮。

迤萨地处西南边疆大后方，也在所难免，而以押收军米款为甚。

卢汉的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驻在蒙自时，曾向江外（红河以南）各地分派代购军米任务。起初，给点代购款，但通货日趋膨胀，货币一天天贬值，代购款已无济于事。迤萨被派购军米一千多大包，缴纳不上，后又折成现金半开三万多元，限期缴纳。那时姚肇禹任迤萨抗日游击司令官，兼迤萨镇长，在镇公所评定，把这笔军米款，分三等九级摊到全镇居民的门户上，最高的每户要交 2000 多元，最低的一户也不下 10 元。有许多居民，经济困难，实在拿不出来。地方上的一些老人看到这种情形，联名上书，请求减少军米款，以解决困难。孰料不满意国民党官僚，反招来了一场灾难。

1945 年夏季某日，元江县长周荫越带兵一连，赶到迤萨镇公所。喘息未定，即令镇长召集地方的老人到镇公所开会，已去了十数人，有几人想必凶多吉少而未出席会议。会议开始，周荫越就宣布说：“由于你们的申请阻碍了军米款不能按

期收缴，我要把你们关押起来！”随即把所有到会的老人送到镇公所隔壁观音殿内监禁起来。门口有卫兵持枪把守，解大小便都有卫兵跟着。接着又令镇长派人遍街鸣锣，催收军米款。

被关押的老人们，多数年已古稀，病多体弱，都十分惊惶、忧虑，饮食锐减，形色渐变。而被押者的家属们，更是提心吊胆，苦思营救。有很多人看到这种情形，十分愤怒。有人提议以武力解决，集中力量，夜里去挖通观音殿后墙，把老人们营救出来。但也有人持慎重态度说，这样做，危险性大，恐被岗哨士兵发觉，不但自己危险，且对老人们也有伤害。同时地方上的青壮年，多数已开帮外出经商，力量不足，故不能贸然行动。

过了两天，因值本地人姚肇廷在蒙自第一集团军总部任职有事请假回家，被押老人的家属纷纷请托他去见周荫越，说情释放。姚去后回来说：“我问过周荫越，老人们到底犯了什么罪，要关起来，这样做不好，请释放他们。”周荫越仍说：“因老人们的申请，阻碍了催收军米款，所以我关押他们，但也没有给他们难过，每天两餐不误，不打不骂，只要把军米款交上来，就释放他们回家。”因此，姚肇廷说的话毫无生效。

又过了几天，绿春大兴镇镇长孙宗孔到迤萨来，被押老人的家属们，又请托孙去向周荫越说情放人。孙去后回来说，我已同周荫越说过这样做很不好，恐引起民变。周回答说，怕什么，难道他们敢造反？孙又说：说不定会官逼民反。周荫越才说：叫被押的老人每人垫出军米款 800 元，就放他们出去。听孙这么一说，家属们就想办法筹备垫款。多数拿不出来，只好去向亲友借贷。后来把垫款交进去了，加上镇公所紧急催收，

总共收得军米款 40000 多元(半开),周荫越才有点喜色,把老人们释放回家。第二天,周荫越率其部带着收到的军米款走了,而老人们的垫款,再由镇公所催收赔还。

国民党官僚收到这么多的军米款,是否真的用于抗战军人的身上,或中饱私囊就不可知了。

在前,每逢元江县长到迤萨来,绅老们都去欢迎。经此之后,就不同了,后来周荫越卸任,与新任县长周彭年又到迤萨一趟,再没有人去欢迎,也不去请见。他们自知做了亏心事,第二天,就悄悄地溜了。

忆猪街伏击战

廖学民

1948年7月25日,根据省工委的指示,在元江朋程成立云南人民反蒋自卫军。接着奇袭洼垭大恶霸杨怀麟取得全胜后,为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反“三征”斗争,并相机收编反蒋武装高朝良、李古生部,扩大主力。部队按计划经普源直插猪街,在猪街接到国民党新平师管区独立大队到元江对我进剿的情报。为研究对策,我军又由猪街转移至浪堤,行前嘱咐统战人士猪街镇长高升福、大羊街乡长高朝良,待敌军进驻时,告知自卫军已向绿春方向转移的假情报。

自卫军到浪堤后,部队领导立即研究对付独立大队之策,认为敌我双方力量均为150人左右,但敌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我能投入作战的人员不足百人。若能争取两支友好武装参战(高朝良部有40人枪,一挺轻机枪,李古生部有20余人枪,一挺轻机枪),则实力相当,加之有元南地下党组织二三十民兵的配合,有可能打败敌军的清剿。经过反复缜密的研究,一致认为我们和独立大队不打是不行的,而且只能打好不能打坏。

同时还考虑了思陀方面的问题。为防备思陀土司李呈祥与独立大队联合起来夹击我们,必须设法争取李呈祥保持中立。因此,由余卫民同志带一警卫员与普淑琴在思陀与浪堤

交界的阿猛村会晤。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协议:我军不进入思陀境内;李呈祥保持中立,并愿在物质和情报方面给予可能的支持。我军这一民族统战政策的成功,消除我腹背受敌的危险,从而使我军得以集中力量消灭独立大队。

正当我军在浪堤进行思陀方面的工作时,敌新平独立大队,由保安副司令陈宇铭,视察员王力健率领进入猪街。猪街镇长高升福按我们的嘱咐,向敌假报我军向绿春方向转移的情况,陈宇铭等认为我军离新平辖区过远,不愿冒险尾追,就住猪街搞所谓“安全”,敲诈勒索。高升福把这个情况报告我们后,为充分作好战斗准备,我们要高升福与之讨价还价,并提出给筹措时间。这样把敌人拖在猪街,便于我有时间研究方案。

余卫民同志提出:设法把独立大队调出猪街,打他的伏击。这个方案一提出就得到部队其他领导同志的一致赞成。但是,怎样才能把敌军调出猪街,这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当时部队领导决定,命令范家乐、王文华率领的元东地方部队,带领民兵佯攻元江城,虚张攻城声势,诱敌由猪街驰援,以便在途中伏击敌军。

作战方案决定之后,部队即秘密回师大羊街,隐蔽于妥除村子,严密封锁了消息,同时部队领导彭光、余卫民、唐登岷同志先后进入猪街与元江之间选择伏击地形。经过多处比较,把伏击圈选在离猪街约二华里的一个马蹄形地带。为了防止在战斗打响后,敌军退回猪街固守,又派一部便衣武装潜入猪街,协同高升福组织力量守住要隘。

部队领导出而动员高朝良、李古生部参战。高朝良同意出动他的武装参加,而李古生怕无胜利把握不愿参加。与此

同时元南党组织动员了 20 多民兵及高朝良的轻机枪由毕乐天同志带领配合主力作战。

大约经过近十天的准备，元东地方部队及民兵约 200 余人，由范家乐、王文华、方金城同志率领，对元江县城发动了相当声势的佯攻。元江县长以鸡毛信来催赶猪街之敌，回去守城。送信专差被我统战对象普漂江防队长张金城截获，人及信一并送交我军。部队领导看了信的内容，改派我方人员将信送猪街亲交陈宇铭，并向其报告“自卫军攻城”的紧急情况，转达县长请其火速增援，以免县城攻陷之难等等。

为了促使敌军驰援元江，我们告诉高升福将陈宇铭等索要的大部分大烟、银元交给他，并说明不足之数需到小羊街刘乡长处去取，这样诱使敌人按我指定的路线退回元江县城。

旧历 8 月 12 日，独立大队全部人马在高升福为之饯行的宴席上吃饱喝足后，到中午才离开猪街进入我伏击圈。余卫民同志的信号枪发出清脆的两响，我一时精神振奋，机枪、步枪、手榴弹一起向敌人开火。敌人突遭袭击，惊恐万状，除用手中的机枪、步枪仓促还击外，倒挂在肩上的，驮在马上 的机、步枪也来不及使用，就被我火力压住。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陈宇铭、王力健从马上滚到水沟中躲藏。敌人失去指挥，除一部份在挣扎顽抗，企图夺取我毕乐天同志的阵地外，大多数敌军抱头寻找藏身之地。这时我开始向敌军喊话：“我们是自卫军，是朱家壁的队伍”。“要跟朱家壁过新生活的过来，交枪不杀！”打一阵喊一阵，有少数举着枪上山来，边走边喊：“不要打枪，我们来投降。”但还有一部分敌军集中机枪顽抗，余卫民同志命令集中火力消灭敌机枪阵地，同时令田四（即吴任同志）带领的分队，冲入敌军阵地活捉了躲在水沟里的陈宇铭、

王力健。并以密集的火力狠狠打击向毕乐天阵地突击之敌。经过一阵激烈的交火，敌机枪阵地被我摧毁，敌人也无力顽抗，越来越多的敌军才举枪投降，全部战斗不到一小时胜利结束。

此役俘保安副司令陈宇铭、视察员王力健以下官兵130多人，打死打伤10多人，除1名中队长跳岩逃跑外，无一漏网，共缴获捷克式轻机枪12挺，步枪近百支，短枪10余支，掷弹筒6个，枪榴弹36个，子弹16000余发，还有一批骡马及军用物资，大大改善了我军装备，军威大震。我民兵伤亡各1人。初战告捷，全军上下欢欣鼓舞，三乡镇各族群众兴高彩烈，元江地区反蒋武装更加靠拢我军，进一步加强了反蒋统一战线。

为了正确执行我党的俘虏政策，我们对被俘的陈宇铭以下130余名官兵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对直接出面敲诈勒索，民愤极大的视察员王力健公审枪决；对保安副司令陈宇铭这个职业军官，晓以大义，予以释放；对自愿参加自卫军的士兵，经过审查吸收了二三十人参军；其余被俘官兵发给路费，遣散回家。

我自卫军充分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在元南党组织配合下，发动群众参军，当时参军人数为200人左右，主力部队由150人扩大到近300人。同时部队领导决定以武力解决不接受收编的李古生部，同意高朝良的要求，收编了他的部队。以高、李两部的武器为基础，组成了80余人的元南大队。